

历史研究

· 中 册 ·

(英) 湯因比 著

曹未风 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研究

· 中 册 ·

(英)湯因比著

譯 者

曹未风 徐怀启

庆澤彭 王国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BY

D. C. SOMERV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London

1947

原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 D. C. 索麦
维尔的1—6卷节录本，本书根据节录本的4—6卷部分译出。

历史研究

· 中 册 ·

(英) 汤因比著

译者

曹未风 徐怀启

庆泽彭 王国秀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3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15 7/8 插页 1 字数 348,000

1962年3月第1版 196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11074·318 定价：(十三) 2.65 元

封面设计：曹怀苏

对湯因比著“历史研究”4—6卷的批判

(代序)

曹未风

在1958年这个译本的上册出版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代序”，批判湯因比著的“历史研究”1-3卷的主要内容。那三卷里写的是他的全书的总論、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生长三个部分。现在出版的中册，写的是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两个部分，也就是原书4-6卷的内容。

湯因比的“历史研究”原著已出版十二卷，分四次出版，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第一次在1934年出版了1-3卷，第二次在1939年出版了4-6卷，第三次在1954年出版了7-10卷，最近又出版了11-12卷。因为原著篇幅巨大，量重价昂，一般人不易购买阅读，美国人索麦維尔(D. C. Somervell)在1947年替他的前六卷做了一个节录本，暢銷风行一时。1954年7-10卷出版后，索麦維尔又替他做了一个节录本，于1957年发行。我的这个译本就是根据节录本译的。上、中两册是第一个节录本的译本，也就是原著1-6卷的节录本的译本。7-10卷的节录本的译本，将作为下册出版。

湯因比以前虽然也研究历史、教书、讲演、写书，但是以一个“当代的大历史学家”的面貌出现，却是从他的“历史研究”的前六

卷出版以后开始的。这六卷奠定了他的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派之一的基础,而且还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学派。这六卷是个整体。虽然全书迄今共有十二卷,但是前六卷却是个基础。他在这里阐明了他对历史的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以这六卷来说,4-6卷的重要性还大过1-3卷。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这个人,读者在看这篇代序时,我建议把1-3卷的代序也再翻阅一下。

湯因比自命是要探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研究过去,预测未来;即使不能测得很准,也要摸出一个方向和大体轮廓。他认为人类的活动自有史以来就是以“文明”为范围进行的。他认为六千年来共出现过二十六个文明(包括五个“发育不全”的,但不包括四个“流产”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要经过四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落、解体。一个文明完了,接着又出现了下一代的文明,这是第二代的文明,如此类推。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在第二代和第三代之间存在着亲子关系。在这二十六个文明中,除了五个“发育不全”的,还有二十一个。其中有六个是属于“第一代”的文明,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它们在走完了四个阶段之后结束了,但是生了“子嗣”,出现了“第二代”的文明。有些文明没有“子嗣”,也有些文明有一个以上的“子嗣”,如希腊文明就“生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正基督教文明。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也是如此。所以根据他的看法,文明虽有二十六个,而按“辈分”来说,迄今为止,最新生的文明也还不过是第三代,因此人类的历史还是很短的。文明起源的基本法则是“挑战和应战”,文明生长的基本法则是“退隐与复出”和个人或少数人的创造。关于这些问题,我在上册的代序里都做了一些评述。

4-6卷写的是“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两个部分。我刚才说4-6卷的重要性大过1-3卷。为什么呢?因为湯因比在把人

类的历史做了“全面的”研究以后，他发现文明的前途总是要衰落和解体的。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在二十六个文明当中，有十六个已经解体了，也就是死亡了；有九个正在衰落，看来也不可避免要解体。只剩下一个，也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西方基督教文明”，还没有衰落，可是也有点岌岌可危。于是他就花了极大的精力和篇幅来研究分析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这两个题目。如果说要研究过去、预测未来的话，这是不是人类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途呢？我在上册的代序里曾说过：“他也是一位自以为‘总结了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找出了历史的科学规律的人’的，但是……最后一切还是推到上帝身上了事。……他说：‘种下的种子是一粒粒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但是种子都是同样的；它们都是由一个播种人种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总收成’。什么总收成，他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由于英国民族在过去的四百年间是向全世界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主要势力，因此汤因比也就代表了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一种历史学术面貌。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就反映着那么一种日薄西山的悲观情绪。如果说汤因比还有一些可取之处，我想这个大概也可以算做一点吧”^①。我说汤因比是个悲观论者，带有很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是有根据的，其主要表现就在“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这两个部分。

二

我在这里先把他对这两个问题的主要论点做个介绍，看看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27页。

究竟有些什么问题。

先谈“文明的衰落”。什么叫文明的衰落？文明的衰落有什么标志？湯因比认为在文明从生长转入衰落的时候，将出现三种迹象。第一个是创造性的个人或少数人丧失了创造的能力，不再能依靠创造性吸引着多数人，而变成了单纯依靠“统治”的一些个人或少数人。他们这时从“创造性的少数人”变成了“统治的少数人”，靠着权力进行统治。第二个迹象是发生在多数人这一方面，他们这时对那些统治的少数人不再感到兴趣，不再进行“模仿”，因而产生了“离心离德”的现象。第三是整个的社会丧失了统一感。这些都是文明衰落的迹象。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迹象呢？湯因比在这里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个看法主要有两点内容。一个是文明之所以会衰落是因为它“丧失了自决的能力”，这就是说它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丧失了自觉；另一点内容，他在文字上虽然说得有点吞吞吐吐，可是用意却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他想说文明的衰落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一个社会能够始终保持着“自决的能力”，它就能够逃脱衰落和解体的命运。他在这里反对古代希腊的“宇宙老化论”，反对斯般格勒的“社会进化论”（认为社会和生物一样都要经过生、长、老、死四个阶段），反对“社会循环论”（认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它的规律是日夜、四季循环），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至于说一个文明社会为什么会丧失了“自决的能力”呢？根据他的分析研究，其原因有七：一个是在文明的生长阶段里，多数人向创造性的少数人进行模仿的时候，模仿得太“刻板”了。其结果不但对多数人不利，更重要是对那些创造性的个人和少数人不利，损害了他们的创造能力；第二个是因为在“旧瓶里装了新酒”。创造

性的个人或少数人所創造的东西必須通过一些原有的机构或形式加以体现。在这些旧形式与新内容之間，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这也会促成文明的衰落；第三、第四、第五个原因是由于創造行为本身造成的。个人或少数人的創造是文明生长的原因，但是創造性的行为却有副作用，这也会促成文明衰落。一个副作用是对于“自己”的崇拜。这个“自己”，湯因比特別強調說是属于人世間的“自己”，言下之意，对于“神的崇拜”自然是不会造成文明衰落的。第二个副作用是对于人世間的一种組織制度的崇拜，第三个副作用是对于人世間的一种技术技能的崇拜。他指出这三种崇拜的危害性的用意都是为了說明人世間的东西是崇拜不得、迷信不得的。第六个原因是軍事行为。湯因比說所有的軍事行为都是自杀性的。軍事行为虽然扩大了疆土領域，但是却削弱了自己。第七个原因，他叫做“胜利的陶醉”，胜利会使胜利者冲昏了头脑。根据他的研究，在二十六个文明中有二十五个不是衰落就是解体或死亡，其原因不外乎这七个。一个文明社会就这样丧失了“自决的能力”。

現在再来看看他的解体的理論。从他研究文明的四个問題来看，文明的解体显然是他的重点。不仅在篇幅上这一个題目所占篇幅最大(在原书前六卷中占两卷)，在他的思路发展上，这个題目也是高峰。他写作“历史研究”这部著作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要研究人类的未来命运的，而他认为有史以来二十六个文明中的二十五个文明的結局不是衰落就是解体，現在只剩下第二十六个文明，是不是也要通过衰落达到解体呢？于是解体与否就变成莎士比亚所說的：“就是这个問題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这个問題出現以前的那几章乃是为这一章預做伏笔，而以后出現的那些篇章乃是这一个問題的“注釋”了。

在文明的解体这一个大题目下共有六个小题目：一是解体的性质，二是社会体的分裂，三是灵魂的分裂，四是解体过程中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五是解体的节奏，六是通过解体达到标准统一。其中的核心部分是“社会体的分裂”和“灵魂的分裂”，尤其是“灵魂的分裂”，这是凡是想研究湯因比的思想“体系”的人所不能不注意的。

解体的性质是什么？湯因比在这里主要说明了两个思想，一个是从历史上看，解体好象是每一个文明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实际上却不尽然，或至少可以有理由希望它不尽然。解体的现象是一个社会的分裂为三：统治的少数人，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他们乃是同处在一个社会里而又彼此漠不关心的三个隔裂的局部。他的第二个思想却是更为露骨的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他说一个社会有分裂，但是却不是阶级的分裂。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是从现象上看问题，从现象上看是对的，但是学说的理论却是错误的。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分裂为三，每一个局部都有创造性的任务。统治的少数人创造统一国家，内部无产者创造统一教会，外部无产者创造许多军事集团。他们通过这些创造使这个社会通过分裂达到“再生”。这乃是下一代文明的开始。

在社会体的分裂里，他逐一论述了分裂以后各个局部的情况。他所说的“社会体”（Body social）这个字看来是指一个社会的“结构”或“组成”的意思。关于“统治的少数人”（Dominant minority），他主要为他们辩护说他们并不都是坏人。有些是坏人，如军人和欺占别人的人，但是也有好人，如维持这个统一国家的稳定秩序的立法人和行政管理人，此外也还有些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关于内部无产者，他说从古代希腊的历史情况来看，内部无产者的组成来源有三：希腊城邦的破产市民，被征服了的人民和被贩卖来的奴

隶。他說内部无产者对于統治者的最初反应是强烈的，但是到后来就自然而然地温和下来，以后一路发展到最温和的頂点——发现一种“高級宗教”，如基督教。他說在历史上的各个社会里都是这样的，絲毫沒有例外。关于外部无产者，他說在一个文明处于生长阶段的时候，它的文化影响所及可以把它的四邻“蛮族”或“原始人民”变成为它的“外部无产者”。但是在它处于衰落与解体的过程中时，这些“蛮族”就众叛亲离，变成为不断騷扰边境的軍事集团了。

在这里，他还特別談論了西方社会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問題。他說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无产者当中，有一种人叫做“知識分子”，他們出身于无产者，却是統治的少数人的代理人。至于外部无产者，他說現在在西方社会的四邻一带只剩下了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两处，而这两处也正在西方化，因此他得出了結論說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乃是“压倒一切”的。

談到統治的少数人、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这三种人的文化来源时，他有个很离奇的說法。他說統治的少数人和外部无产者的文化来源如果是“外来的”，那就对他們非常不利。他从这个离奇的看法得出了一个奇特的結論。他說英国人在印度充当了“統治的少数人”的角色，他們的統治是很“不坏的”，但是只因为他們的文化来源是外来的，所以才遭到了印度人民的反对。对于内部无产者來說，情况恰好相反。只有他們的文化来源是外来的，他們才能够有所成就，能够創造出“高級宗教”来，因此了解一个“高級宗教”就必须研究两个文明的历史，一个是这个宗教所自来的文明，一个是这个宗教生根生长的文明。到这里，他的全书就达到了一个新的轉折点。过去他所說的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可以自行說明問

題的範圍是“一个”文明的說法，到这里就不够了。

除了社会体的分裂外，还有“灵魂”的分裂。一个社会在进入了解体的阶段时，属于这个社会的人們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附带說一句，湯因比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自是根据他观察今天的西方国家的社会諸現象写成的。他說在一个社会处于生长的阶段所具有的那些特点到了这个阶段都变质了。本来是充滿了生命力的，現在却变成了“自暴自弃”(Abandon)和“自我克制”(Self-Control)；本来是进行模仿的，現在变成了“逃避責任”(Truancy)和“自我牺牲”(Martyrdom)。在生长阶段的那种生命力旺盛的現象不見了，現在出現的乃是“流离感”(Sense of Drift)和“罪恶感”(Sense of Sin)；在生长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本来要在人們的思想感情上必然出現的“风格感”(Sense of Style)，現在也沒有了，代之而出現的乃是“杂乱感”(Sense of Promiscuity)和“划一感”(Sense of Unity)。总之这乃是一个社会的人民在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上的大改变。由积极变为消极，由茁长变为垂死。

在生活方面，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种变化是出現了“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的两种极端傾向；第二种变化是出現了“漠不关心”(Detachment)和“神化”(Transfiguration)两种形式。总的來說都是从外界轉到内心，从“宏观世界”(Macrocosm)轉到了“微观世界”(Microcosm)，他在这一章里逐項地說明了上述的这些变化，并且說明了它們之間的关系和統治的少数人与内外无产者在这些变化中的不同精神状态和特点。他的最后結論是通过“神化”而誕生了新的高级宗教。

湯因比在这一章里談的不是历史，而是假借历史之名大談其神学、玄学、“哲学”。事实上，神学、玄学、“哲学”也談不上，因为有

些議論簡直有点象在发牢騷了。这里姑且先举一个例子。

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談論“杂乱感”的問題。这无疑是他的一段得意之作。但是他是怎样談的呢？

他說“杂乱感”是“风格感”的对立物。文明在生长过程中的特点之一是风格，到了解体的阶段，风格就变成了杂乱。杂乱現象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中主要的有五。一是在統治的少数人的礼貌、礼节、生活方式上，越来越“无产者”化，他們学会了内部无产者的粗鄙和外部无产者的野蛮，其結果和无产者没有什么区别了。二是表現在艺术方面，由于艺术的反常的广泛交流，就越来越粗俗和野蛮。三是在語言方面，人口杂居造成了語言的混乱，結果是日益不純、每况愈下。四是在宗教方面，三教九流都乱了源流。他說到了这个时期，哲学的流派乱了头緒，不同的宗教互相影响冲淡，哲学和宗教也分不清彼此。本来哲学是統治的少数人的产物，宗教是内部无产者的創造发明，到了这个阶段，統治的少数人在礼貌、礼节、生活方式上“无产者”化了，他們的哲学也就和内部无产者的宗教合流了。但是在这个合流中，統治的少数人所蒙受的損失却大大超过了内部无产者。五是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統治的少数人既然在哲学和宗教方面向无产者让步，吃了亏，他們能不能采取政治和軍事的手段来弥补这个損失呢？湯因比认为从历史上看，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伊斯兰人民的統治者曾采取过这个办法，而且曾經收到过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也是不足取的。他认为对于統治者來說，較好的办法，还是不如干脆皈依被統治者所信仰的宗教。根据他的这个說法，杂乱感到了后来，好象又不是一件那么坏的事了。

接着他还談了三个問題。解体过程中的社会与个人之間的关

系、解体的节奏和通过解体而趋于标准统一。他认为当文明正在生长时，个人的作用是创造，而到了这个时候，个人却变成了“救主”。救主以两种姿态出现，一个是拯救社会的救主，而另一个却是拯救人民脱离这个社会的救主。解体的节奏是“三拍半”——“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他说所有的社会都是按着这个步伐解体的。最后一个“动乱”的特点是“标准化”。一个社会达到了“标准化”的时候，也就达到了灭亡的时候。

三

在以上这一段里，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汤因比关于“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这两部分的主要内容。这也就是4-6卷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内容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汤因比的思想体系是建筑在个人(或少数人)的精神生活上的。他这个唯心主义者是个非常彻底的唯心主义者，甚至连一点二元论的影子都没有，更不要说唯物主义了。相反的，他倒有极浓厚的神秘主义者的色彩。因此他的许多遣词用字都要从宗教的意义上理解。譬如他认为在文明生长的过程里，个人精神生活里的“升华”现象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所谓“退隐与复出”中的关键性的变化就是“升华”的出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什么是“升华”呢？所谓“升华”，就是“灵魂的改变，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魔鬼，皈依天国”。所以他这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个神学家、玄学家、神秘主义者。他非常崇拜欧洲中古世纪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45—430年)和圣托马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年)，这两个人都是天主教的主教和教士，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要想了解汤因比，必须首先抓住他的这个特点。至于说为什

么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里，历史、哲学这一类学问会与神学合流（这在今天的西方学术思想界里不是一股很小的势力），乃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充分说明了西方没落的特点，但在这里不能多谈了。这里只能就湯因比的有关问题谈一下。

湯因比在谈论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这两个题目的时候，比他在以前谈论起源和生长的问题时更多地表现了他的“宗教学者”的面目。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两个题目更合适于表露他的“瞻前顾后、忧心忡忡”的悲观宿命的心情。在他凡是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总不免要“祈祷”一番。如在他谈到第一个问题的结束时，他就情不自禁地向着上帝呼吁开了：

“但是这个杰出的组织形式却保存了下来；到了今天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决定性的时刻，在西方世界的所有男女，凡是曾经‘以基督之名受洗’的‘受了神的感召的男女’，以及和我們在一起采纳了西方生活方式的所有的参加响应‘圣召’的属于‘同一集体’的异教徒們，都应该亲自访问基督的牧师們，要求他們实现他們的严正使命。彼得的主人不是对彼得说过这样的话嗎？‘对于什么人給的更多，就要对他要求更多，什么人应允得更多，他就应当交出更多’。我們的祖先們在羅馬把他們的全部财宝，也就是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命运，交給了使徒；如果，‘这位知道他的圣意的仆人’，‘不自行或根据神的意旨进行准备’，因而受到了他所应当受到的‘許多鞭笞’的惩罚，这些鞭笞也等于是落在那些把他們自己的灵魂交給‘上帝仆人的仆人’的‘男女仆人’自己的身上。現在，仆人的 *v̄βρῖς* (粗暴的行为)的惩罚已經到了我們的面前；不管我們是什么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是信仰上帝的还是不信仰上帝的，是什么人把我們領到这条路上来，就还需要什么人把我們拯救出去。如果，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真的出現了一个第二位希尔德布兰德的话，我們的这位救主会不会接受痛苦的教訓而事先采取預防措施，因而不再犯那种

毁灭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伟大事业的陶醉于胜利的錯誤呢？”①

而在他行将结束第二个题目的时候，又是免不了出现一次宗教狂热的“感情奔放”。

“基督徒对这个挑战是怎样应战的呢？他是不是东张西望好象想逃跑，抑或因为他不知何去何从而站着不动呢？或者他要一直边跑边喊‘生命！生命！永生！’他的眼睛注视着一线光明，他的脚要迈进一个隐约不明的边门呢？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依靠别人而仅仅依靠基督徒本身，那我们对于人类天性是一样的这种认识，就会使我们预言基督徒的明显的命运就是死亡于他的毁灭的城市里。但是古典神话告诉我们，在决定性的关头，人类主角并不是完全靠他自己的力量。按照本扬所说，这个基督徒是因为遇见天使而得救的。而且我们不能设想上帝的永恒的性格是差于人类的英雄人物的。上帝曾一度赦免我们社会的死刑，我们可以并且一定要向上帝祷告再一次的赦免。如果我们以谦卑及悔悟的心情去祈求，他是一定不会拒绝的。”②

这是为什么呢？这还不是说明汤因比的思想体系，最后只能发展到神学的道路上去吗？他说“历史学家都是验尸人”，这倒也是非常形象的說法。

但是汤因比并不是个简单的“神学家”，他还是个政治阴谋家。而他的恶毒阴谋的刀锋首先是指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个问题我在上册的代序里，已经提到过。只是他在这里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

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说：

“……马克思使用了一些从一种已经被人们抛弃了的宗教传统中

① 見本书第 147—148 頁。

② 見本书第 392—393 頁。

的預言似的遠見色彩，描繪出一幅關於無產者退出了社會和隨之而發生的階級戰爭的可怕的畫圖。……他的公式完全符合傳統的拜火教的、猶太教的和基督教的預言形式，顯露了在一次激烈的戰爭高潮以後行將出現的一個緩緩的末日景象。”^①

“在我們西方的近代哲學里也有一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惡名的事例。這個哲學在一代之久就變成了一個無法辨認的無產者的宗教，以暴力的手段在俄羅斯的平原上建立起它的新的耶路撒冷。……馬克思在他的供奉耶和華大神的寶座上，供起了‘歷史發展必然性’的女神，用西方世界的內部無產者代替了他的選民猶太人……但是在他的疏朗的偽裝下，到處都露出了他的猶太默示錄的突出形象”。^②

所有這些話都是資產階級的絕望的“衛士們”的充滿了毒液的污蔑。

其次他的刀鋒還指向民族主義，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反對民族獨立自由，反對一切愛國的思想（但對於他自己的英國卻是愛護備至的）。他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採用了比較隱蔽的手法。例如他說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历史並不是歷史研究的對象，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一個更大範圍的文明，這就包含了上述用意以內。另外他還一再引用英國統治印度的史實為例，但是他的說法卻從不提英國“統治”印度，而稱之為印度的“英國土邦”統治（British Raj）。此外他還一再說英國的統治印度只是“統治的少數人”中的一種類型，那個統治是很有政績的，印度人民之所以反對並不是因為那些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者，而只是因為那些“統治的少數人”的文化來源是外來的。這該是多麼大的歪曲，多麼大的欺騙！為了達到他

① 見本書第 159—160 頁。

② 見本書第 197—198 頁。

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还一再攻击爱国主义的思想，认为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族乃是一种罪恶，一种“毒”；并且还极力为之找出“学术上”的根据来。

因此，我说湯因比不只是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个政治阴谋家，企图在人们的思想中偷天换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寻求合法的根据，这个说法应该是不夸大的。这些特点我在上册代序里已经谈到过，现在在这里只是更进一步得到证实罢了。至于说他认为个人的创造乃是历史的动力，例如他说：“活动的泉源从来不会是社会本身，而总是个人；创造性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总是由具有超人的天才的人完成的；……”^①。精神是第一位，物质是不足道的；社会结构（他称之为“社会体”）的组成部分不是阶级而是统治的少数、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大块；此外他还反对普及教育，反对使“无产者”掌握文化知识，等等，都是他的思想“结构”里的重要内容。

现在且来看看他的关于这一部分问题的“理论”。他说文明衰落的原因是由于“丧失了自决能力”。这个理论本身就说明了精神因素是第一位的。文明从生长走向衰落时的主要变化表现在“创造性的少数人”变成了“统治的少数人”。根据他的分析，这个变化是发生在“个人”或“少数人”的精神领域中。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他列举了七条理由。这七条理由也都是精神领域中的事，而且也都是从现象上看问题，同时这些现象也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据湯因比的说法，如果一个社会的无产者（也就是多数人）不要太刻板地模仿那些统治者（少数人），少数人注意调整旧机构，不要

① 见本书第366页。